

# 宋金墓葬“猫雀”题材考\*

袁 泉（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花阴闲卧小于菟，堂上氍毹锦绣铺。放下珠帘春不管，隔笼鹦鹉唤狸奴。”<sup>①</sup>猫雀题材，是传统花鸟画的重要母题之一，它载录在文人辞赋的行间字里，也传承于民俗工艺的雕剔彩绘中。于今发现的晋、豫宋金墓葬中，这一题材则以“猫口衔雀”的形象模式，通过砖雕或彩绘装饰于墓室壁面。墓葬中的“猫雀”图，仅仅是生活情境的简单再现，所谓“阴宅仿阳宅”？亦或只是装饰图样的程式化表现，所谓“时风所趋”？事实上，墓室装饰是古人墓室营建的重要构成元素，几乎一切题材都是围绕墓葬设计者的主观意愿来选择组织：因此，“猫雀见墓”，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当时的丧祭仪俗，反映着古人的丧葬观念<sup>②</sup>。

本文拟以宋金墓葬中的“猫雀”题材为典型个案，以宋元墓葬中其他装饰题材为类比佐证，援引文献，试图对以下问题作出解释：猫雀题材何以被纳入墓葬装饰体系？这一符号表象的背后，又存在怎样的丧祭文化基础？

## 一、福寿延长：墓葬中“猫雀”题材的图像含义

宋金墓葬中的“猫雀”装饰，或伏于案几下，或蹲诸桌台上，双目圆瞪，惕然有警色。口衔小雀，翘尾浅羽，茆然可辨。这多少有些“肃杀”之气的图像场景，放置于追求宁穆欣享的墓室氛围中，是否有其特殊的寓意？图者，文也。试图解读猫雀图像在墓葬中的含义，或可将其视为类同于文字的表意符号，以“小学”家法推究，释其名，辨其音，求其意；继而将其置

之于“墓室”这一大的“语境”中，结合旁从图像，上下贯通，“随文释训”。

### 1. 因声求义：“猫雀”者，耄耄也。

“猫雀”组合，究竟要表达何种图像语言呢？我们不妨从宋金墓葬其他装饰题材中求取旁证。山西宋金砖雕墓中，多见莲童、猴马图像。莲童者，摩侯罗也，是为莲花化生童子。取音“连生贵子”；猴马者，一猴立于马上，取音“马上封侯”。这两者的音义关联均可从民俗材料和口头历史（oral history）中得到支持证明。则宋金墓葬中普遍存在装饰图像“因声取义”的现象。由是推求，“猫雀”图像是否也可以从“音义”关联上考量呢？

民俗图样中，以“猫蝶”喻“耄耄”，古即有之；则“猫”“耄”叠韵者明矣。然“雀”者何解？

元人陈旅曾论及“猫雀”题材：“……猫而捕其雀，其职之失乎？余曰：不然。《行露》之诗有‘穿屋穿墉’之喻雀，与鼠盖同类也。”<sup>③</sup>盗雀入屋，陈氏此言，为“猫捕雀”正名。但墓葬中的浅羽小雀究竟是什么，似乎还可作进一步推定。《诗经·小宛》有“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桑扈者，“郭璞云：俗呼青雀，……喜盗脂膏食之，因以名。陆玕云：青雀也，好窃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窃脂也。”<sup>④</sup>又《太平御览》有言：“桑扈，窃脂也。浅毛，窃脂肉食，……”<sup>⑤</sup>，此又恰与墓葬壁画中猫雀图像里的浅羽小雀相合（图一，3）。窃脂雀穿屋入室，甚为害，为猫所捕，情理皆然也。由是，则猫雀之“雀”，可为“窃脂”。

\* 本研究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宋代墓葬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06JJD780002）成果之一。

窃脂，简称“脂”又名鵯<sup>⑥</sup>。《康熙字典》<sup>⑦</sup>：“脂，……又鸟名。《尔雅》释：鸟，桑扈，窃脂。”鵯、脂叠韵，属“脂”部，亦与“耆”同韵部。耆，《释名》曰：“指也。不从力役，指事使人也。”<sup>⑧</sup>司马光考为“耆，渠支切。说文‘老也’，一曰至也，至于老境。”<sup>⑨</sup>《礼记音义》云：“至也，言至老境也。”<sup>⑩</sup>元人辨音则“耆，渠伊切，音与只同。”<sup>⑪</sup>《康熙字典》记：“耆，《广韵》渠脂切。《集韵》、《韵会》渠伊切。《正韵》‘渠宜切’，音祁。……《礼·曲礼》：六十曰耆，指使。疏：耆，至也，至老之境也。《释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从力役，指事使人也。”综上，则“耆”作寿考解，其古音计有“祁”、“只”、“指”。又案钱大昕“古无舌上音”、方以智“舌齿相混”<sup>⑫</sup>，则耆字诸音，“祁”、“只”、“指”皆同，与“脂”“鵯”叠韵。同时，“窃脂”自相切，亦即“渠脂”切，音“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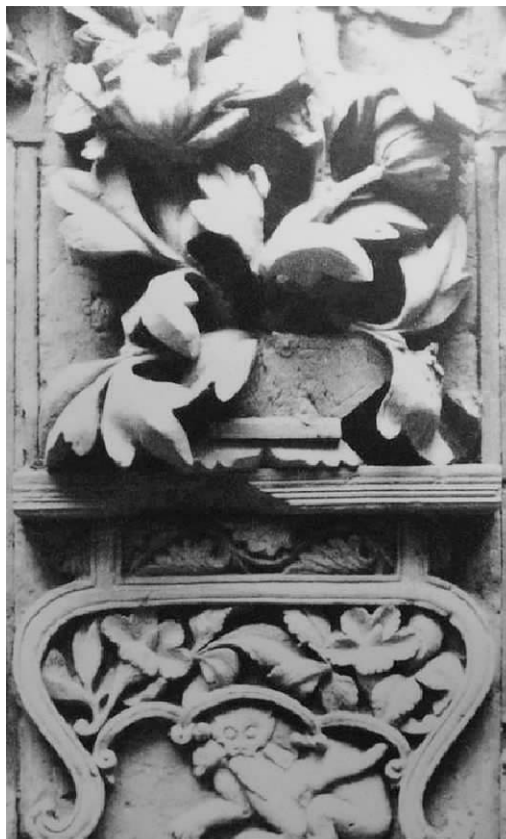
清人吴玉搢作《别雅》，“取字体之假借通

用者，依韵编之，各注所出，而为之辨正”，其中“耆姪齿载”等韵，“按《广韵》，姪弟之姪，音徒结切，与耆同音。故相假借。又《汉书·孔光传》‘臣光智谋短浅，犬马齿载。’师古曰：‘载，老也，读与耆同。’”，故“耆姪，耆耄也。齿载，齿耄也。”<sup>⑬</sup>可见耆、耄又通用假借。故耆耆、耄耄同，均为“寿老之至”也。

综上所述，窃脂小雀，盖取音“耆”也；则“猫雀”相合，实为以图载音，因声求义，故取义“耄耆”耳。因此，墓室中的“猫雀”图像，是与“猴马”、“莲童”相类的吉瑞符号，且与“猫蝶”具有相同的图像语言，意喻“长命寿考”。

## 2. 图像组合：“牡丹猫雀”寓福寿延长。

山西侯马金墓北壁正中，有一砖雕画几，几上为牡丹盆花，几下为衔雀家猫<sup>⑭</sup>（图一，1、2）。牡丹者，唐宋以降均目为“富贵花”，有谓“花开富贵”。猫雀如前考，取义耄耆、耄耄，长也，寿也。牡丹猫雀的图像组合，表现的正是



1



2



3

图一 “猫雀”图

1. 山西侯马金墓砖雕·桌几下的猫雀图案 2. 山西侯马金墓砖雕·猫雀图样细部 3. 河南登封黑山沟宋墓壁画·猫雀图样

宋元吉语中的“富贵长命”，富福等韵，耄耆，寿考也，亦谓“福寿延长”。

此金墓砖雕并非孤例。文献所载，“牡丹猫雀”、“猫卧牡丹”和“牡丹猫蝶”是宋元时期常见的入画题材，黄筌二子居宝、居实均有此类名作传世，著录于宋《宣和画谱》<sup>15</sup>和清《绘事备考》<sup>16</sup>。宋人沈括有“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sup>17</sup>的记载。元好问也曾为“醉猫图”题诗：“窟边痴坐费工夫，侧辊横眠却自如。料得仙师曾细看，牡丹花下日斜初。”<sup>18</sup>，题下小注云“何尊师画，宣和内府物”。加之诸多版刻、年画等民俗题材，均可旁证宋元时期“牡丹猫雀”取义“富贵长命”的普遍性。

同时，宋辽金元墓葬中亦可见直书“福”“寿”的铭刻、墨书题记。1955年在四川大足发

现的宋墓中，后室左右两壁均刻有“寿堂”二字<sup>19</sup>。四川昭化县发现的淳熙癸卯纪年宋墓（1183），则在墓室后壁正上方刻书“庆堂”二字（图二，1）。庆，《广韵》“丘敬切。贺也，福也。”<sup>20</sup>《康熙字典》“又福也。《易·履卦》：‘大有庆也。’《诗·小雅》：‘孝孙有庆。’”<sup>21</sup>又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庆殃相反悖，则亦证“庆”可释为“福”。对刻有两组铭文，分别为“福寿”、“延长”<sup>22</sup>（图二，2），此与“富贵长命”和“庆堂、寿堂”两相对应，恰恰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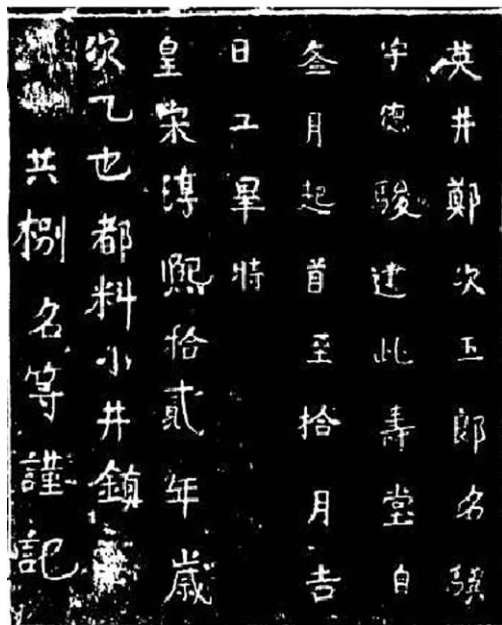
综上可知，“牡丹猫雀”在墓葬中的图像含义昭然，其所喻之“富贵寿考”，在宋金墓葬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这种语愿情境，体现着墓室营建者的何种意图？又映射出怎样的丧祭理念呢？



1



2



3



4

图二 墓室题记

1. 四川昭化淳熙宋墓后室题记
2. 重庆井口宋墓的墓顶石刻铭
3. 四川荣昌县淳熙廿年宋墓修墓记
4. 侯马金明昌七年墓前室门额题

## 二、安魂荫嗣：“福寿延长”背后的丧祭文化

亡者泉路，墓室这一收枢之所中为何会出现“福寿延长”、“富贵长命”之类的吉语？“寿堂”、“庆堂”，与愿对象究竟是亡者还是生人？在这些砖画图像和书刻题记背后，是否承载着一种联楔生死、沟通阴阳的丧祭文化，背负着墓主和后嗣福祿寿考的愿景理念？

### 1. 寿冢安神：预营坟室，永宅无迁

宋金时期，存在生前预营坟室的丧葬礼俗，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尤以晋南、川渝地区最为典型。这些预营墓室坟茔的行为，多被载录在墓壁题记中。如山西稷山马村 M7 所出《段楫预修墓记》“予自悟年暮，永夜不无，预修此穴，以备收枢之所。”<sup>123</sup>四川荣昌县淳熙二十年（1185）宋代纪年墓室右壁上，亦有此类刻铭题记<sup>124</sup>，墓主“英井郑驥，字德骏”，“建此寿堂，三月起首，至十月吉日工毕”，故作修墓记“谨记之。”（图二，3）这里提及的“寿堂”，与前文四川昭化宋墓后壁石刻“寿堂”额款相互印证。

寿堂，又名“寿冢”<sup>125</sup>。古即有之，《后汉书》载“生而自为冢为寿冢”<sup>126</sup>。那么，生营寿冢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六朝典故中有梁国儿者，“仕姚秦，封平舆侯。尝于平凉自作寿冢，将妻妾入冢饮燕，酒酣升灵床而歌。八十余乃卒。可谓达者。”<sup>127</sup>壮年建冢，耄耋乃卒，所谓预营“寿堂”，以之“延寿”，名至实归矣。又宋人姑苏黄策，“作寿冢于灵岩之麓”，及其葬，“手植之木拱矣”<sup>128</sup>，则营坟及葬，此去经年亦有时也。由此观之，寿堂、寿冢的营建，除迫于年暮而营坟收枢、以求善终外，普遍存在壮年之时便早营寿堂的情况，凭此而“耄耋乃卒”者，文献亦不乏所载。庐陵孙义方事母孝谨，构堂扁“寿庆”奉母，谓之“寿庆堂”<sup>129</sup>。此例可作为预修“寿堂”“庆堂”的参佐旁证。虽一为生宅，一为墓所，但为生人求祈福祉这一点是类同的。

由是观之，宋金墓中的“寿堂”、“庆堂”额款题记、“福寿延长”的墨书刻铭和牡丹猫雀的吉瑞图像，一定程度上均可能是墓主预营坟堂，祈期有生之日“福至寿考”的产物，乃“自求福寿”也。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考虑：除却预修寿冢的墓例，其他宋金墓葬中的“福寿”题材又代表什么？墓室作为“一世之终”的收枢之所，是否也是亡者以另一形态，“永宅无迁”的安灵之所？元好问《遗山集》载：“且欲作寿冢，以为他日宁神之地。”<sup>130</sup>神者，人鬼，即先祖之灵。寿者，除“长命延年”，又取“长”义。寿堂，亦即“永室”也。“寿冢宁神”，则可理解为“营坟安神，永宅无期”，即将墓室营造为亡者的永久性居所，正如王逸所言：“寿堂，供神之处。”<sup>131</sup>视墓葬为逝者永久居所的观念古已有之，汉代墓葬中就见有“千万岁室”的题记。《吴录》：“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长室’。时与宾客作乐鼓吹，入中宴饮。”此“长室”者，与“寿堂”、“永室”同。《后魏书》载：“傅永字修，常登北邙，……有终焉之志。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附葬于墓，遂买左右地数亩，遗敕子叔伟曰：‘此吾之永宅也。’”

据宋人宗赜的《禅苑清规》记载，唐宋时期寺院中用于临时停放亡僧遗体的场所，名“延寿堂”或“延寿寮”<sup>132</sup>。这一名称与晋南、川渝地区宋金代墓葬中出现的“福寿延长”、“寿堂”、“庆堂”题铭在意义上互为类证。从一定意义而言，墓葬可视为另外一个理想的世界，先人的有形或无形生命仍在那里延续，无论是川晋宋金墓中的灵草、瑞兽、仙山装饰，还是宣化等地辽墓中的仙鹤、仙云图像，都表明墓室营建者意在营造供墓主“永永无迁”的长久居所。

### 2. 奉先荫嗣：兹享永祭，垂佑子孙

“福寿延长”的刻铭题记和“牡丹猫雀”的图像场景，同时承载着墓主生前福佑余年和死后福乐永延的祝祈功能。那么，作为“寿堂”“庆堂”的墓室，除为墓主提供“奉养如生”的“永宅”外，是否具有其他空间功能？“福寿延长”的祝佑对象，是否存在墓主之外的受众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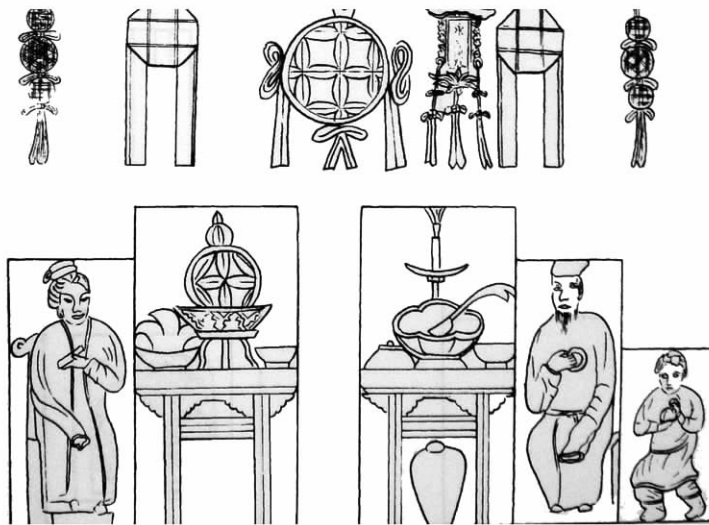
山西天马曲村金墓砖雕中，一例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女持经卷，男持念珠。中设供案，奉食其上。二人上方垂帛挂幔，上明书四字“永为供养”（图三，3）。侯马桥村金墓中，墓主人夫妇并坐像中间的方几上，亦阴刻有“永为供养”的字迹。而晋南地区宋金墓中，关于墓主形象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为：墓主坐于桌几旁，几上放置



1



2



3



4

图三 永为供祀

1. 山西侯马牛村金墓香花供养砖雕 2. 山西侯马金墓夫妇对座供养砖雕 3. 山西天马曲村金墓夫妇对座供养砖雕  
4. 河南登封黑山沟宋墓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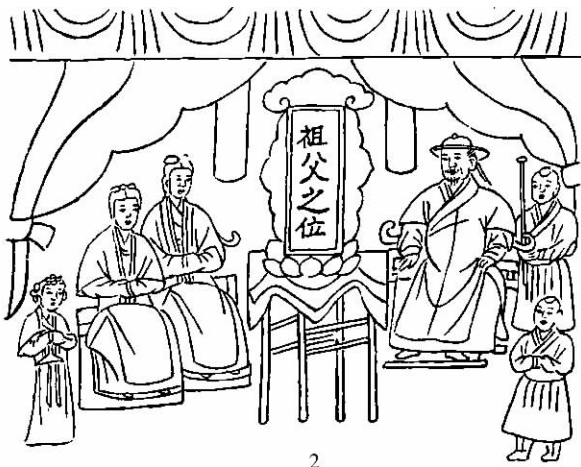
硕大的牡丹盆花，亦有置束莲者。侯马牛村 M1 中，男主人案几的左上方刻有“香花供养”，《墨庄漫录》载京口北固山甘露寺中“植莲供养”，取“永永无迁”之意<sup>③</sup>，所谓“香花永供”。由是推之，广见于晋南的“几上盆花”图像，亦为“永为供养”之用（图三，1）。

“永供”，换言之，即为“子孙永祀”。而位列供物两旁的墓主，则扮演着“祭祀对象”的角色，相当于“神主”或“主位”（图四，5、6）。如此，则寿堂亦为祭祀之所。按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魑魅。”宋人注曰：“寿堂，祭

祀处。”<sup>④</sup>北京西郊辽代韩佚（936～995 年）墓志铭有曰：“庶乎干龄兮万祀，识我公之寿堂。”山西稷山段楫墓“预修墓记”铭：“故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且在墓主名讳“段楫，字济之”后，又附列祖先数位，“曾祖十耶（爷），讳用成，五子。大耶（爷）讳先；二耶（爷）讳密；三耶（爷）讳世长，父六郎；四耶（爷）讳万；五耶（爷）讳智方”，昭穆明确，完全相当于祠堂诸神主位。蒲城元墓北壁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图四，3）的正上方，墨书有相当于“题主”的墓主身份题记（图四 4），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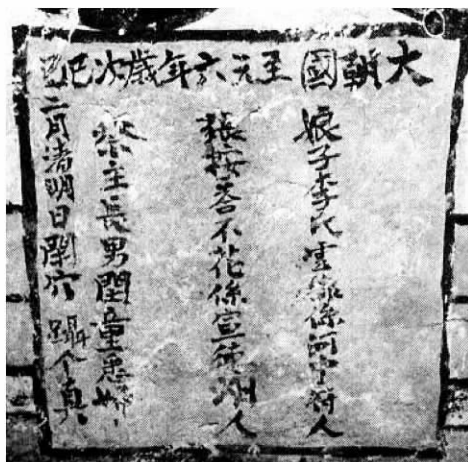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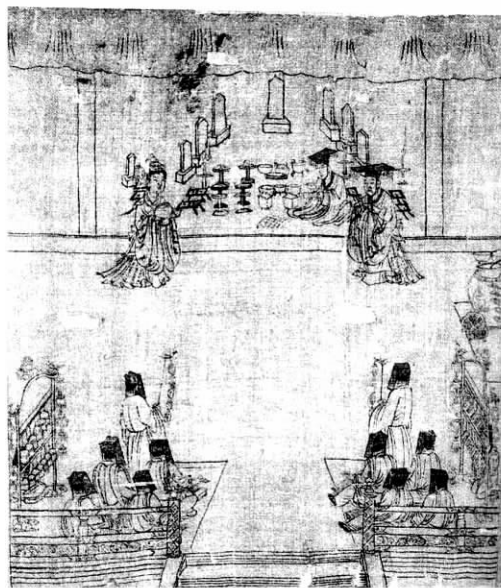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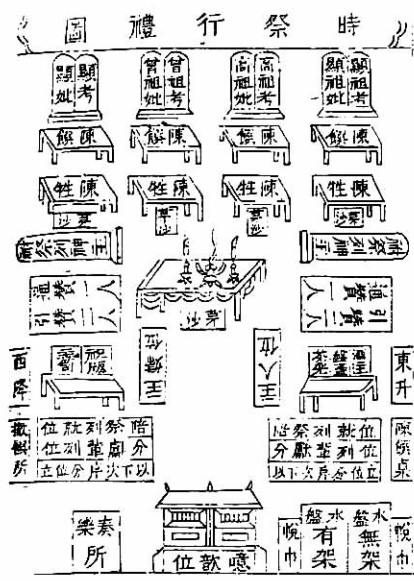
3



4



5



6

图四 祭祖荫祀

1. 湖北周家田元墓石刻神主
2. 山西北峪口元墓“祖父之位”壁画
3. 陕西蒲城元墓对坐供养图
4. 陕西蒲城元墓“祭主”题记
5. 李公麟《孝经》祭祀图
6. 明清时祭设位陈器图



时注明在这一丧祭供奉中的“祭主”身份<sup>⑤</sup>。湖北周家田元墓<sup>⑥</sup>与墓主棺位相对应的壁面上，也设有趺座木主的“神位”图案（图四，1）。山西北峪口元墓则明确表现出莲花趺座的祖考神主，传达出奠奉场景的存在<sup>⑦</sup>（图四，2）。

综上，宋金墓中夫妇对坐、中设几案、上列盆花的场景，在墓主“永宅奉常”“福吉永享”的意义之外，又有子孙祭祀、香花永供的性质。（图三，2）那么，这一场景模式下的“牡丹猫雀”和“福寿”吉语，同时也体现出祭祀对象的墓主先人对子孙后嗣的垂佑荫庇。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海墓前室北壁门额上书题“庆阴堂”三字（图二，4），庆者，福也。阴者，荫也。所谓“庆阴”，即为“福佑子孙”之意。

营坟荫嗣的观念，在宋金之际随着风水堪舆的兴盛普及开来，为先人营坟之重要，“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sup>⑧</sup>，正如程颐《葬说》所言，“其神灵安，其子孙盛”。由是推之，上文提及的“寿堂”、“庆堂”、“福寿延长”和“牡丹猫雀”，同时也体现出子孙供祀墓主、求祈庇佑生嗣“富贵寿考”的丧祭理念。

登封黑山沟绍圣四年宋墓北壁，将主妇抱子和家猫衔雀作为图像组合（图三A）。猫雀喻寿考，而此处“抱子”题材又作何解？朱子《家礼》祭仪载：“主人生嫡长子，则满月而见。……告曰：某之妇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见告。毕，立于香卓东南西向。主妇抱子进见。……”<sup>⑨</sup>又明人《家礼仪节》“主人生嫡长子则满月而见，如上仪。嫡孙亦如之。……主妇报孙见。……”祝文：“……敢以抱见，仰冀昭鉴，俯垂佑庇，俾之成人，永承宗事。谨告。”<sup>⑩</sup>考虑到墓室祭祀亡者、荫庇后嗣的“语境”，则此“抱子猫雀”图表现的应为“生子见庙”的祭先场景，所谓“新嗣抱见，俯垂佑庇，俾之成人，富贵长命。”

## 结 语

宋金墓葬中的“猫雀”题材，所喻“耄耋寿考”，其与墓室中的其他吉瑞图像和“福寿延长”、“寿堂”、“庆堂”等书刻题记一并，构建了一个祈愿“富贵长命”、“福寿永延”的“语境”。这一“语境”理念，体现在墓主预营坟

室、福佑余生的行为中，贯穿于墓室“安魂奉常”、永宅无迁的营造观念中，承载在后嗣供祀亡者、求取荫庇的丧祭文化里。

## 注 释

- ①[元]柳贯：《题睡猫图》，载[清]《佩文斋咏物诗选·猫类》，卷四百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详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8~14。
- ③[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猫雀图说”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④[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小雅》，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⑤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羽族部十》，卷九百二十三，“扈”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⑥[宋]陈彭年等：《广韵·上平声》，卷一，“脂”韵部：“鵲，小青雀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⑦[清]《康熙字典·未集下》，卷二十四，“肉”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⑧[汉]刘熙：《释名》，卷三，“释长幼”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⑨[宋]司马光：《类篇》，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⑩[宋]陈彭年：《重修广韵》，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⑪[元]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⑫[清]方以智：《通雅》，卷五十，“论古音皆和说”条，《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⑬[清]吴玉搢：《别雅》，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⑭山西省考古研究生侯马工作站：《侯马65H4M102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页17~27。
- ⑮[宋]《宣和画谱·花鸟》，卷十六：“黄居宝，……牡丹猫雀图一……”，卷十七：“宋黄居宝，字伯鸾，蜀人也，筌之季子。筌以画得名，居宝遂能世其家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真，写怪石山景往往过其父遂甚……今御府所藏三百三十有二：……牡丹雀猫图二……牡丹戏猫图三、蜂蝶戏猫图一……戏蝶猫图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⑯[清]王毓贤：《绘事备考》，卷四：“黄居宝，字辞玉，筌次子。画得家传之秘，兼以八分书，得名于时。仕蜀为待诏，历官水部员外郎。其画石文理纵横，夹砂夹石，棱角峭厉，如虎如虬。画之传世者：竹石金盆戏鸂图三，牡丹猫雀图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⑰[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辽宁教育出版社，页92。
- ⑱[金]元好问：《遗山集》，卷十三，《醉猫图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⑲蒋美华：《四川大足县继续发现带精美雕刻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页167~168。
- ⑳[宋]陈彭年等：《广韵·去声》，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① [清]《康熙字典·卯集上·心部》，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② 《重庆井口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页53~56。
- ②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1999。段楫预修墓记全文：夫天生万物，至灵者人也。贵贱贤愚而各异，生死轮回止一。予自悟年暮，永夜不无，预修此穴，以备收柩之所。楫生巨宋政和八年戊戌岁，至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六十四载矣。修墓于母亲坟之下位，母李氏，自丙午年守孀，至辛巳岁化矣。楫生祖裕一子、一女舜娘，长二孙泽、译二人，二女孙。故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日。段楫字济之，改顼字；曾祖十耶（爷），讳用成，五子。大耶（爷）讳先；二耶（爷）讳密；三耶（爷）讳世长，父六郎；四耶（爷）讳万；五耶（爷）讳智方。
- ②④ 李显文、程显双：《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文物》，1984年7月，页72~78。
- ②⑤ [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二十，“葬送坟墓”条：“寿堂，曰寿冢，又曰寿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⑥ 《后汉书·侯览传》，卷一百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⑦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一，“寿冢”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事最早见诸《晋书·姚兴载记》，卷一百十八：“时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燕，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前后征伐，屡有大功，兴以为镇北将军，封平舆男。年八十余乃死。”

- ②⑧ [宋]沈与求：《龟溪集》，卷十二，“黄直阁墓志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⑨ [元]许有壬：《至正集·记》，卷三十八，“寿庆堂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①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四，“樊侯寿冢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② [宋]孙奕：《示儿编·正误》，卷十一，“寿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③ [宋]宗赜：《禅苑清规》，卷四，“延寿堂主净头”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 ③④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甘露寺铁镬乃植莲供养佛之器”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
- ③⑤ [宋]孙奕：《示儿编·正误》，卷十一，“寿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⑥ 呼林贵等：《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页79~80。
- ③⑦ 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周家田元墓》，《文物》，1989年第5期，页81~88。
- ③⑧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页136~138。
- ③⑨ [宋]司马光：《葬论》，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绍熙刊本影印本，1922年。
- ③⑩ [宋]朱熹：《家礼》，卷一，“有事则告”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④① [明]丘浚：《家礼仪节》，“生子见庙”条，《丛书集成》三编，卷二四。

（责任编辑 张鹏程）

（上接第75页）

## 注 释

- ① [明]杨维新修，张元忭、徐渭纂《万历会稽县志》，明万历三年（1575）刻本。
- ② [清]《康熙会稽县志·祠祀志中·陵》：洪熙元年明仁宗“嗣位之始，率循典章，祇遣廷臣，敬修陵寝”，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 ③ [清]《康熙会稽县志·祠祀志中·陵》，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 ④ 民国《华舍赵氏宗谱》。此引赵岳阳《华舍赵氏与宋六陵》，《越文化研究通信》2005年1期。
- ⑤ [清]释达受《小绿天庵遗诗·六舟山野纪事诗·六陵吊古》，民国十年海宁姚氏古朴山房校印本。
- ⑥ 1936年5月，陈万里先生考察南宋皇陵时见到：“此处遍植松树，乃是造林事务所的经营，陵上的松，格外来得高大。孝宗陵，四周有矮墙，还有几楹享堂，壁间嵌上十余块的御祭文碑记，此外一无可观。出孝宗陵不多路，就到了高宗陵，更荒凉了，没有围墙，也没有殿堂，就是在一个阴森林里面，

一堆土，一块碑而已。”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民国35年版。

- ⑦ 浙江省科技厅、省文物局重点项目《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中，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的《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结果考古验证报告》，2007年4月24日。
- ⑧ 此碑全文在明《万历会稽县志》、清《康熙会稽县志》、清会稽丁业辑《六陵劫余志》（宁波天一阁藏本）中均有著录。另，周燕儿《绍兴发现明敕葬宋理宗顶骨碑》已将碑石残字与《万历会稽县志》所录碑文作详细校勘，参见《越文化研究通信》2006年11期，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编。
- ⑨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宋六陵茶园改造工程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内部资料）。
- ⑩ [宋]周必大《思陵录》，此转引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宋、辽、金、西夏建筑·南宋丘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 ⑪ 文中1~9拓片列目，见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馆藏浙江金石拓片目录》，1982年3月第1次印刷（内部资料）。
- ⑫ 原《目录》中记为“宋理宗皇陵六大字”，漏“帝”字并“六”错为“五”，应为“宋理宗皇帝陵六大字”。

（责任编辑 张鹏程）